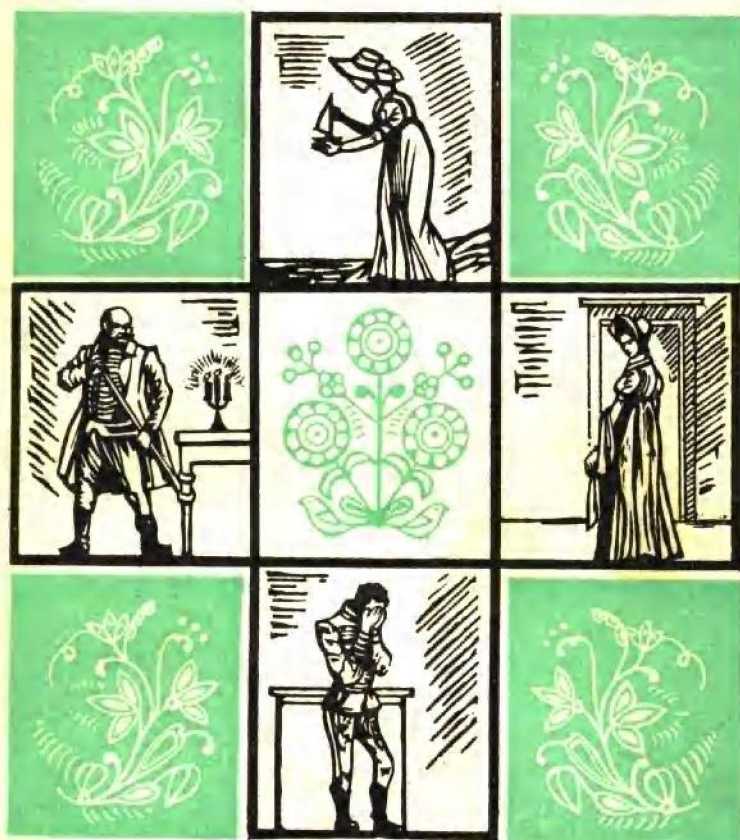




奇 婚 记

[匈] 米·米克沙特著

Кальман Миксат
Странный брак

根据苏联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3 年俄译本转译

奇 婚 记

(匈)卡·米克沙特著

朱微明 肖 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3 字数 269,000

1978年7月新1版 1978年7月第1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10188·27 定价: 1.30 元



卡尔曼·米克沙特

略谈米克沙特的《奇婚记》

《奇婚记》写成一九〇〇年，作者卡尔曼·米克沙特是匈牙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要作家。米克沙特一八四九年生于匈牙利诺格拉德州的一个小贵族家庭，青年时期曾求学于布达佩斯大学的法律系。毕业后担任过小官吏，发表过一些幽默作品。一八七四年，米克沙特辞去职务，专事文学创作。一八八一年，米克沙特任《佩斯新闻报》记者，陆续发表了一些杂感，逐渐成为有名的评论家；同年他出版了小说集《斯洛伐克同乡》，立刻引起匈牙利读者的注意。一八八二年，米克沙特又出版另一部作品集《善良的巴洛茨人》，这时他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幽默诙谐，饱含着讽刺的力量，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朴实单纯，暴露了贵族老爷的傲慢自大、贪婪冷酷。一八八四年，米克沙特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敬的老爷们》，后来又陆续创作了《高贵的省长》（一八八五年）、《围攻别斯契尔采城》（一八九五年）、《骑士们》（一八九七年）、《奇婚记》（一九〇〇年）和《小诺斯蒂和玛丽亚·托特的故事》（一九〇八年）等作品。他晚年的作品，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在艺术上也臻于成熟。米克沙特于一九一〇年逝世，给匈牙利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

《奇婚记》通过亚诺什和比罗什卡一对青年在婚姻上的不幸遭遇，揭露了贵族的荒淫无耻、专横残暴和教会的贪赃枉法、腐朽黑暗，从而对十九世纪统治匈牙利社会的封建势力作出深刻的批判。

裘里男爵的女儿马丽亚和她的家庭教师苏青卡神父发生暧昧关系，怀了孕，这是一件发生在贵族家庭中见不得人的丑事。裘里为了掩盖这件丑行，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强迫偶然来到他家作客的贵族青年亚诺什和他的女儿马丽亚举行婚礼，演出了一幕“拉郎配”的丑剧。亚诺什本来已经有了爱人，他和邻居霍尔瓦特的女儿比罗什卡多年来建立了真诚纯洁的爱情，并且准备不久以后成婚，等着他们的本来是非常美满幸福的未来。可是由于裘里的破坏，亚诺什和比罗什卡的婚姻就成了问题。根据当时的法律，亚诺什在没有解除和马丽亚的婚姻之前是不能和比罗什卡成婚的。亚诺什为此向教会法庭提出控告。这件丑闻虽然发生在个别贵族家庭和一个乡村教士之间，但它一旦暴露出来，就会闹得满城风雨，危及贵族和教会的声誉，危及他们的封建统治。因此尽管人证物证俱在，教会和封建皇朝、贵族还是勾结在一起，共同千方百计掩盖这一丑闻。经过十几年断断续续的审判，教会法庭、主教法庭和教皇法庭都宣判了亚诺什和马丽亚的婚姻有效。至此，亚诺什和比罗什卡的结合完全没有希望，他们的恋爱成了一幕悲剧。亚诺什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沉溺在玩乐赌博之中，花尽了家财，最后宣称心脏病发作，死在异国。但作品暗示亚诺什并没有死去，他和比罗什卡双双出走，到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隐姓埋名隐居去了。

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把贵族裘里男爵的卑鄙无耻、凶残成性作了深刻的揭露。作者写他如何设计圈套，骗亚诺什入彀；写他在法庭上血口喷人，继而杀害无辜善良的霍尔瓦特。这些情节把一个贵族的丑恶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种揭露是毫无保留的。作者对教会的揭露也深刻有力，他选择了许多典型情节，如神父和玛丽亚·鲁易莎大公妃勾结，企图拆散亚诺

II

什和比罗什卡的关系；庇尔凯尔大主教官迷心窍，为了达到当上爱格大主教的目的，竟然要求亚诺什花钱为他打通关节，并且给亚诺什开了空头支票，答应事成之后，替他解决婚姻问题，这些描写把教会的腐朽虚伪揭露得淋漓尽致，完全使人看清了教会的内幕。

《奇婚记》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把教会和某些贵族的丑恶行径作了痛快淋漓的暴露，而且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教会和官方互相勾结、维护他们的黑暗统治的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的。在欧洲，教会和封建贵族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一起维护封建剥削制度，残酷压榨迫害劳动人民，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罗马天主教会并且成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由于教会的腐朽黑暗，欧洲曾经爆发过多次宗教改革运动，产生过象薄伽丘这样辛辣地揭露教会丑行的伟大作家，这一切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性质。在揭露教会同封建皇朝、贵族互相勾结这一方面，《奇婚记》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奇婚记》中有一段叙述，把教会和封建皇朝、贵族互相勾结、互相依赖、休戚相关、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当时，讽刺画上画着约瑟夫二世颈项上挂着两个包袱：一个是神父，另一个是匈牙利宪法。……上流社会的大人物……老是感到心中不安，唯恐有谁触犯了其中一个包袱，那就会连带触犯另一个包袱。”教会倒霉，封建皇朝、贵族的统治也就危险，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亚诺什的官司之所以打败，原因也就在这里：庇尔凯尔当上爱格大主教之后，他对亚诺什许下的诺言迟迟不能兑现，最后逼得没法，只好亮了底。庇尔凯尔对亚诺什说：“最可爱的伯爵，您知道吗，您所要求的，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现在，这不仅是您个人的案子。您的案子在整个事件里是多么微小，甚至连看也看不见。这是一场巨大的斗争，最

亲爱的伯爵，这是教会和那些蔑视神父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很可惜，在那条被我们击沉的船上也有您的爱人，但是我们非击沉这条船不可，这是因为船上有我们的敌人，否则他们就要毁灭我们的船……”亚诺什在这场历时十几年的官司里最后打输了，原因就在于他的上诉危及教会和封建皇朝、贵族这条船的安全，危及他们的封建统治，因此亚诺什这条船就非被击沉不可。《奇婚记》的作者指出了这一点，把封建皇朝、贵族和教会互相勾结的实质揭露了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米克沙特对教会和封建皇朝、贵族的揭露是和他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分不开的。在《奇婚记》里，他引用了当时的讽刺诗讽刺约瑟夫二世的脑袋和心脏是石头做的；他用同情欣赏的态度提及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拉约什·科苏特；他通过亚诺什这个人物要寻找一个没有神父的国度，表明了他对教会的深恶痛绝。他的《奇婚记》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奇婚记》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作者善于运用对比衬托的手法，使他的揭露更加有力，使他的同情更能感染读者，从而使作品更具有艺术的力量。

作者在写裘里强迫亚诺什和他的女儿马丽亚结婚这件罪恶勾当的时候，不是单方面描写裘里的横蛮无理、卑鄙阴险。这个方面诚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他没有着力表现亚诺什和比罗什卡的爱情，那么他对裘里的揭露也就不会那么有力。作者通过一个非常别出心裁的、童话般的故事，描写了亚诺什和比罗什卡天真烂漫的爱情活动。这个故事诙谐可笑而又亲切动人。后来，作者又写亚诺什为了见到比罗什卡而化装成花匠的助手到鲍尔诺茨花园里去做工，写比罗什卡为了看到亚诺什一眼，也曾到波佐什庄园去当女佣，用这样一些情节进一步表现亚诺什和比罗什卡的坚贞的爱情。而这样一对热诚相爱的青年竟然不

能结合，其罪魁祸首难道不是裘里这样的贵族和黑暗腐朽的教会吗？爱得深，恨得也切。读者对裘里一伙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愤恨，这样作者就很好地达到揭露和谴责的目的了。

小说的结局也是处理得很巧妙的。

亚诺什和比罗什卡经历十几年的波折和打击，打赢官司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小说的第二部第二十三章写亚诺什灰心失望，最后心脏病发作，终于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虽然后面说亚诺什没有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亚诺什遭到这样沉重的打击，难道不可能被折磨死吗？亚诺什的死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更加合乎逻辑，更加现实。亚诺什的死是对裘里和教会的血泪控诉，亚诺什的死是个悲剧，正由于亚诺什的死，作品才具有强大的悲剧力量，使读者对代表封建势力的裘里和教会感到无比痛恨。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却说亚诺什没有死，暗示亚诺什和比罗什卡已双双出走。作者在这里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丽的传说。这样的传说，是符合广大善良的读者的愿望的。善良的读者都会祝愿这对有情人实现自己的夙愿，在饱尝人间的痛苦之后终成眷属，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读者也会发出一连串的疑问：亚诺什果真没有死么？受了这么残酷的迫害，还能活着和比罗什卡团圆吗？他们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什么从此就没有人发现他们呢？……亚诺什是活着和比罗什卡团圆了，还是真的死了？作者给读者留下的是一个谜，因此读者在读完小说之后决不会轻易把小说丢下，很快地把故事忘记，而会久久地思考回味，作品的故事也就长久地萦回在读者的心间。作者设计了这样一个结局，是独具匠心的。

从上面两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发现《奇婚记》在创作方法上的一个特点。《奇婚记》的主题是揭露某些贵族的恶行和教会的黑暗，在这一点上，《奇婚记》是一部十足的现实主义作品。但

是作者在真实地揭露贵族和教会的同时，又用一种很抒情的童话般的笔调写了亚诺什和比罗什卡的爱情活动，写了亚诺什和比罗什卡神秘的消失。从这些描写上说，《奇婚记》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这里，我们看到《奇婚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很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两者浑然一体，如水乳交融，使小说中的故事进行得有声有色，故事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也更加扣人心弦，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创作方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奇婚记》写成之后，一直得不到发表，它和广大读者见面，几乎在半个世纪之后，因为遭到匈牙利专制皇朝的禁止。这说明《奇婚记》对统治匈牙利的封建势力的揭露已经达到使反动当局害怕的程度，而这一点恰恰是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并且成为匈牙利文学的瑰宝的真正原因。

冯 春

八
甲

目 次

略谈米克沙特的《奇婚记》	I
--------------	---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两位大学生在奥拉斯辽斯克村	3
第 二 章	裘里男爵和他的家庭	17
第 三 章	古老的世界	30
第 四 章	阴间是怎幺样的?	53
第 五 章	爱出谜语的人	75
第 六 章	第三个女儿	90
第 七 章	当小船儿顺流上下的时候	108
第 八 章	红玫瑰,白玫瑰	120
第 九 章	太太盛装打扮	128
第 十 章	托特先生的闲谈	142
第 十 一 章	奇怪的预兆	152
第 十 二 章	辽斯克村的悲剧	160
第 十 三 章	约瑟夫·维顿卡	175
第 十 四 章	情况复杂化	184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大难治愈小病	193
第 二 章	警卫队	203

第 三 章	名教授凯维和律师彼烈维茨基	217
第 四 章	准备	228
第 五 章	克罗克老爹的出场	237
第 六 章	医生格里比	248
第 七 章	“兀鹰”旅店中的婚礼	255
第 八 章	克罗克老爹查明线索	264
第 九 章	真正的小牛	272
第 十 章	无形的手	286
第 十 一 章	两个美女的画像	297
第 十 二 章	爱格城里最热闹的日子	304
第 十 三 章	教会法庭开庭了	315
第 十 四 章	一颗害人的子弹	328
第 十 五 章	大家所欢迎的证人	337
第 十 六 章	判决	347
第 十 七 章	雪下的蓓蕾	353
第 十 八 章	皇官的光辉	364
第 十 九 章	“不必再等我, 我的亲爱的”	373
第 二 十 章	最可爱的庇尔凯尔大主教	379
第 二 十 一 章	一辆行程不明的马车	387
第 二 十 二 章	重新燃烧起来的火焰	393
第 二 十 三 章	意外事件	404
第 二 十 四 章	最后的荣誉	411
第 二 十 五 章	不要讲出去	419

VIII

第一部

第一章

两位大学生在奥拉斯辽斯克村

读者，现在我告诉你的这个故事，是我从一本纸张尚未发黄的家庭纪事里看到的。这里的记载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改变人物的姓名或把事件加以渲染都是多余的。这个在日记中记载本人的故事的人是很有名的，他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撒谎。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自己会对自己撒谎。他的每一行记载都值得信任，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以虚构来代替真情。

这件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新闻是这样开始的：八十五年前，在复活节前最后一个礼拜四，两位沙罗什帕塔克大学的大学生，饭后信步向奥拉斯辽斯克村的小饭店走去。他们利用春假要到邻省鲍尔诺茨城去。他们在本省帕塔克城^①步行动身：那时候大学生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娇贵。教员的竹棍子，在许多教具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可是走路呢，还得靠自己的两条腿。至于说到伙食，那时候大学生的肚子，老饿得咕噜咕噜叫，甚至要比现在厉害得多，频繁得多。

两位留着胡髭的大学生，听吸着烟的老板娘说，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卖给他们，还做了个怪难看的鬼脸。

“是的，*sero venientibus ossa*，”^②小饭店老板说。他要让大学生知道，他也懂得一点拉丁文。“两位老爷，早来一个钟头，又费你们什么事呢。我们今天做了这样好的燉肉，如果总督^③

本人吃到，也会舔指头的。”

“能不能请大婶快点给我们随便弄些什么吃的呢？”一位大学生用温柔的恳求的目光瞧着老板娘。老板娘从自己的烟斗中喷出云雾似的烟，慷慨地答应了：

“好吧，我有一对童子鸡，唔，它们正在院子里散步呢，只要你们能抓到它们，或者用棍子打伤它们，我马上就可以烤给你们吃。”

怎么抓不到呢？！沙罗什帕塔克大学的大学生能抓到任何人、任何东西，甚至能捉鬼。刚巧在今年，列魏列克的波里·莫那尔就捉了一个鬼，大家知道，鬼是没有肉体的，没有什么地方好抓。至于小鸡，那就又当别论了！在复活节的时候，小鸡真的还没有长大，随他去吧，两位大学生打定主意，就向院子里走去，在那里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围猎。那群小鸡感到大难临头，就都四散飞跑，有时躲在数不清的马房和鸡棚边，有时躲在柴堆后面。

院子里停着唯一的一辆马车，它是一辆装有皮坐垫的匈牙利式轻便马车。牲口身上的套索已经被人卸下来了，牲口的头齐耳朵一直伸到在马世界里如此受欢迎的马料口袋里，只听到单调的沙沙沙的嚼料声音。

在马车的后座，有一个金头发淡蓝眼睛的瘦瘦的男孩子，靠在座位的背上晒太阳。马车进入院子时碰到了一棵长在大门旁边的鲜花盛开的杏树，粉红色的杏花落到了男孩子的身上。他把它们捡起来玩弄着，一会儿仔细望望，一会儿把花瓣摘下来。马车夫在牲口旁边忙碌着，好几次问男孩子：

“拉约什，您要不要下来？”

① 即沙罗什帕塔克城，在匈牙利的东北部。

② 拉丁语：晚到，只有骨头。

③ 总督，奥地利皇帝驻匈牙利的总督，在一八六七年被废除。

“干吗?”

“您要不要尝尝葡萄酒呢?”

“不,现在我不要。”

可是,两位留着胡髭的大学生在院子里动手捉小鸡,男孩子就活跃起来了。事情可不简单:沙罗什帕塔克大学的大学生不是经常能看到的,这里一下子就有两个,而且还在追逐小鸡呢!

他从车上爬下来,用那对聪明的眼睛灵活地注视着两位大学生追赶小鸡的一举一动,大学生企图把它们赶到一个角落里,这样抓住或打伤它们就比较容易些。

很多人一下子都聚拢来欣赏这个如此有趣的不平常的场面。左邻右舍都隔着围墙望着,两个活泼的小姑娘,阿葛涅沙和巴尼,扔下了上厨房洗食具的工作:因为她们对这两位年青漂亮的少爷,比谁都来得感兴趣。阿葛涅沙还认得其中一位瘦瘦的大学生(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地位的老爷)。

小饭店里的喧哗声吸引了县长手下的乡警裘里·萨宝。的确,在小饭店的附近可以经常碰到萨宝,他那贪得无厌的喉咙里有个恶魔经常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到这里来。可是,这一次却是院子里嘈杂的喧哗声把他吸引来的。不看这样的表演——两位饿肚子的大学生抓小鸡——是罪过的。啊,抓到了!喂,该死的,又从手里跑掉了!

周围响起了哈哈大笑的声音,嘲笑声连连传开。哼,还用说,这两位大学生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因为要学到这种技术可不能找凯维教授,干这种事情,狐狸和黄鼠狼才是最好的能手。

小饭店老板走出来了,他很象自己的妻子,这使人大为惊奇。这对夫妇彼此间只有一点差别,一个穿裙子,一个穿裤子;还有就是两个人拿烟斗的姿势不同,男的拿在左手里,女的拿在

右手里，同时骄傲地用一只空手叉着腰。

“喂，喂！老爷，拿了棍子可得小心些！别打伤了我太太养的那只心爱的雄鸡，否则就麻烦了，喂，拿破仑！你自己逃命吧，拿破仑！”

在满院子跑着的鸡群中有一只大雄鸡，它耸起大鸡冠蹒跚着，它的羽毛象野鸡的羽毛一样鲜艳；在它毛茸茸的尾部竖起来的长长的白色羽毛上，有人写了几个印刷体的字母：“拿破仑万岁！”

“你们打那只大红的或白的好了！”小饭店老板喊着：“喏，喏，它跑近马棚了……”

一个中学生眼看这两位大学生用尽一切办法去抓小鸡，还是抓不到，就从口袋里取出投石器，把一块石头放进去，把小皮带解开，然后放掉。小石头象箭一般在空中呼啸而过，直接命中一只小鸡的愚蠢的脑袋；小鸡摇晃了一下就断了气。

这只小鸡可能比其他鸡兄弟走运：至少它没瘸腿，也没有死在厨子的刀下。它在伟大的反鸡族长征中，光荣地牺牲在战场上。

“Valde bene！”^①小饭店老板叫了一声好。“只有上帝和裘里老爷才能射得这么准！”（那时候，威廉·退尔^②还没有被画成纸牌上的红方块J，否则，小饭店老板可能会知道他的。）中学生把另外一块石头放在投石器里，他手一扬，一只小白鸡也倒地死了。

“还要不要？”男孩子有些骄傲地问道。

他的骄傲是叫人好笑的。简直想不到，这样大一个小孩子，

① 拉丁语：好极了！

② 威廉·退尔，德国诗人席勒（1769——1805）剧本里的英雄，以善射著称。